

曬書堂集

其性皆剛決言語小忤立見阿怒或久不來公卒之前
數年已不復至矣意其爲狐歟又言公出嗣事本生母
以孝聞晚年喜讀史知醫藥嘗手集活人方今所藏醫
方便覽是矣嘉慶壬申年月日謹識

先曾祖好義樂施曾代縣令某完虧缺至貽
家累懿行生晚因事未具詳故不敢著錄云

五君政蹟記

牧長親民之官吏治所急以余所知有五焉記有
詳略蓋竊取史闕文之義云

燕公增元河南陝州人以進士令博山愛民之心恆如
不及遇上官差務輒力爭必不得已始歸謀諸民願輸
者輸否亦不問居恆自奉粥一甌蔬一盂而已嘗奉檄
賑饑帑金盈几上夫人見而訝曰我從未見此攫一鉅
去公追索不獲則召諸子而諭曰好語爾毋茲物乃朝
廷所賜以活數萬生命者若畱之將不爲子孫福且爾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第三十三卷
三
輩果讀書致通顯何茲物之戀爲卒出之

劉公大紳雲南甯州人進士初宰新城以惠聞民恐其去也旋調曹縣地頗衝而公性高簡不樂趨奉屢乞休民間之復恐其去也藩司繆公嘉焉欲遷擢而公辭益力竟罷去今年七月余晤公濟南旅邸蓋四十許一溫溫儒生而已

張公玉樹刺膠州酷愛民具良吏才登萊青觀察奇公按部至州薦卓異第一旋升任去

徐公國才濰縣令余於戊申七月間過濰問邑人公何

如答曰是所稱徐大板者紳士當其前則笞吏有小過則笞冠草笠而服白袷亦笞余咨嗟而去迨九月復至維問人公何如其人歎息言曰公調去不來矣德在於民姑言其大者公善詰盜必窮其情晉國之逃奔於秦者比比也尤嚴賭禁無賴子爲斂迹城市肅然邑故衝繁夙多流娼官不能禁公至悉出諸境又屠丁宰殺牛驢久成積俗公一一繩如法此風頓除嘗自言假我三年可令茲邑夜戶不閉惜乎於今奪我公去也余聞而異曰嗟乎一人之身兩月之內嚮之積毀忽而積譽矣

乃知所謂大板者特以懲姦宄而不及平人然則世之論者或以流俗之毀譽而定人不亦誤哉

定陶王生舊家子就外讀書詣塾必經寡媼之門媼輒邀生過其家絮語媼有一女美而慧年及笄尙未字媼常指女謂生日可見也如不鄙賤請得事君子生私相注慕一聞媼言喜於承命第猶未令蹇修爲禮耳生塾距寺不遠與一僧素稔僧窺女豔陰伺之而未得間一日媼有事他出屬女闔扉以俟僧瞰無人潛往扣扉內問誰以生對女初不欲啓而重違生意扉纔闕僧卽乘

勢迫以私女不從僧恐人覺抽刃斷喉竊頭而去媼歸驚惶無措呼鄰人集診莫知誰爲訴諸官時邑宰鄭公也問媼孰與爾家往來者以生對及拘至乃一恂恂書生也公曰殺人非生所爲但非此罪人弗得耳命繫於獄乃陰遣幹役於左近偵訪迄無蹤影公卽微服出遊偶經寺側覩僧舉止心疑之密詢鄰近則僧縱酒狎妓靡不爲迨夜潛調數役人朱墨塗面伏所過橋下僧帶醺踉蹌歸甫至橋羣鬼突起環噪之僧大窘鬼言汝竊女子頭今不獻出須至陰司抵命也僧信爲真哀懇曰

從我去頭可得比至寺出諸神櫛下於是以銀鑄繫僧
擁至署一鞠便服公乃出生於獄而判之日女與生有
婚姻約而殺之非人情吾故云非汝所爲也今沈冤已
雪汝其釋歸但以情言女則汝婦也又爲汝死此貞媛
不可負女屍汝將去亦不可復議正室矣生涕泣從命
申文上憲撫軍長公嘉其能薦卓異旋升任去此戊申
冬間事孫兄程萬在濟南親見之

王再門

王再門者蓬萊人言始生時或夢邑先達馬金門至其家因名之曰再門少任氣輕俠鄉人以無賴目之成童後以父軍吏遂入伍隸水師營登郡故有水城城在大城外之北爲水師總匯控制海疆稱爲雄鎮凡入伍者皆健兒水師例每歲駕駛出洋會哨再門旣驍勇屢隨營出哨以功擢千總會舟遇風漂泊江南經數月由王家營口始達岸以功擢守備年甫二十許父以子貴免吏家居當乾隆之季年黑水洋盜乘海防無備屢出肆

擾沿海登萊沂諸州商旅稀絕居民被其劫掠海邊多
屯戍矣邏者告賊艘至再門被檄追躡以二舟往駛及
黑神島遂與賊遇把總喀某覘賊勢盛因逗遛獨再門
率舟師逆之賊放火器盡官兵以弩矢乘之賊器械少
官兵乘勝轉鬪賊勢窮蹙而官兵亦力盡矢窮喀把總
又以師遁再門無援遂爲賊敗殺傷略盡再門自投入
水賊復鉤出之釘其手於船板上共磔之島上居民皆
望見莫敢動舟爲賊擊沈無一人返者喀把總歸諱其
事乃以舟遇風不知所之爲辭居有頃喀病時時見再

門來知爲鬼譴遂不起方再門死於賊也城中無知者
有契好沙門見一騎馳至指語所識曰王將軍來矣問
旁人皆不見父聞斯語審知子已死又島人來告遂具
狀其事上軍府冀得奏聞膺恤典竟爲當事者所沮其
事寢再門所居曰爐上里余聞其里人云

老道人

京師重燕九是長春真人誕辰也於其日遊者殷闕俱赴西便門外白雲觀於是道眾畢集或言其中有神仙顧未之見也白雲觀者都中之名勝長春仙迹之攸存

肉身瘞祠中案下

又有道藏經在焉嘉慶丙寅丁卯間余再三

遊歷登藏經之閣披甲乙之函曾借校山海經穆天子傳諸書閱觀中有老神仙者異人也先是辛酉之歲京師大水有老道人前一二年内自何處來其人寡言語少飲食恆露坐別院浮圖下風雨暑寒未嘗少間人飲

食之亦不辭或經日忘設亦弗索也比洪濤瀰漫城外村落苦飢官舫載餅餌啖之觀中人二日一食粥皆有餓色視老道人晏如也然已不食數日矣道人於是方起坐顧謂道眾曰我久溷此間勞眾供養今滿地橫流苦無覓食處我當爲眾人謀活計耳飄然竟去不及數旬言自塞外回橐中裝約千餘金付觀主亦不言所自來也是後道人遂住觀中余登閣披經曾遇道人送客方丈外踰闕便回足不及階鬢髮蒼然面冷如秋雨目炯炯青焰有光其巨倍常心異之顧未及接談而去心

恆養養不忘也後詣觀還書因便謁之時住小庵觀主遣人更迭候門道人方危坐於是殘暑未消輕紉尙御道人衣敝縕襦多補納痕客至則候門人值迎送道人但俛首爲恭而已余訊之答言陝西同州人姓王氏本農家子未嘗從師授讀不識丁也聞談道者欣然諦聽略知大意遂棄家浪遊亦未遇異人指授也心無繫累隨處皆安性耽靜坐習近自然亦不復知飲食寒煖也不曉文字絕無思慮如斯而已叩以道術答言不解睇其貌還如送客時所見唯眼孔之大似稍遜於前叩

以此故復云不知問以前時所見亦云未喻大抵合眼靜坐收視內觀調氣練精故其神全耳余不能測其所至因追記如此時距接坐傾談又復十餘年矣道人今亦不知何往也

漁洋筆記一云明弘治中京口人錢寶者善醫嘗遊齊魯間遇一老僧能臥大雪中雪爲不積問其年數百歲矣後至金陵居天界寺撫摩能療諸疾後尹蓬頭客於錢氏錢偶言僧狀尹曰吾師祖也別來久尙亡恙耶已而尹去老僧復至京口錢爲述尹語僧曰

是吾孫也徐出度牒示錢則唐大中四年所給已八
百年矣僧秦人不知名字見外史按外史當是庚申外
史此老僧乃與彭鏗同壽又與余所見皆秦人故附
識焉

聞見錄一云梅道士蘇州人居泚墅關文昌閣雍正
末年撫軍某召問長生術因挾責不答怒而幽之時
方盛暑露處七日不食飲近山劉中軍見而異之緩
頰得釋乾隆八年先大人權是關耳名往晤十九年
余親見之貌若老柏蒼松雙眸炯炯有光室無神像

經典架書充棟工詩畫善風鑑決人禍福如見然不
輕談自言年七十有六二十九年隨先大人赴浙任
便道又見之貌如故叩其年仍以前對烹茗代酒羹
麪爲餌出落花詩十首臨別依依問以未來事曰足
下一生清有餘福不足此去諸凡皆吉七年後當復
相見吾老矣恐不及待耳三十六年北歸訪之尸解
已旬日矣其言皆驗道士之年齒家世深自隱諱相
傳爲周順昌之子未知然否

田光福

田光福者文登人在都傭水爲生其同業人謂之鉤擔生活所居與王府近府中人皆知爲田水傭也適供水詣府門聞乳嫗言王體違和諸醫奏方皆無驗勢頗危急福晉令募能醫者重酬之而乳嫗以田聞福晉便令依方處藥病良已王召田至將重酬而田辭王問所欲因曰吾屬爾御醫院欲之否田唯唯因下所司以田爲屬院中人爲本無學術輕之田亦自慙乃從師受學焉院中故多書眾醫或不能徧讀田乃發憤不數年院書

讀幾徧初來不甚識字後遂多所淹貫自院長以下咸共推敬矣嘉慶初年川楚猶未平時額大經略以疾聞戎事方棘

上特簡高醫往視之而眾以田對乃 詔乘驛達軍所比至而疾果瘳時經略奏陳欲畱田佐幕府而田力辭於是復隨驛使還都他日人或叩以堅不肯畱意田曰吾在軍中間鼓鼙聲而心悸如陳不占欲墜車失轡耳聞者皆大笑田還旣晉秩橐中裝且數千金矣因出貲於禁城中置藥室謂所知曰以是爲營菟裘吾將老焉

未幾竟以疾終余以嘉慶己未庚申間嘗見田遠遜如
鄙人乃知不肯畱軍所者非畏鼓鼙聲正畏富貴福澤
娓娓欲逼人耳吾固疑荀卿非相之言非篤論也

許瑄遺事

許氏者招遠人曰珠曰琳曰瑄兄弟三人俱敦樸瑄尤長厚有士行起田疇權子母積財十餘萬而身未嘗著綈袍至人有緩急數十金又不以屑意也於都城外東珠市口領估衣局先是局規凡主計者一局之人皆受節制而瑄當其選雖兄與弟一無違言焉方是時都中百貨充盈富商大賈不可勝數估衣舊分兩市東市爲大天未明便趨市句當貨物謂之出攤瑄常坐攤爲都守市旣罷兄問攤內綈袍一身那不見瑄答言適爲何

人攫去矣兄怪曰那不言答云蟒袍所值不過四五十金必若聲言其人將無可容身以一袍而敗一人行我又非失此無以營生何必乃爾兄領之卒亦不言攫袍者爲何人也估衣凡五日一廟會經兩會輒一取貲錢瑄每會罷計算所得大有贏餘亦不知所自來久之卽不復爲計算矣匱中金隨意所求取用不盡瑄心知有異終不言然亦別爲計簿不以充私橐也每晨下市後便入城赴典衣鋪購貨行至中途輒下車到一處不知所爲久之兄疑尾其後而察之則之井邊取錢四百詰

所由來答言不知又詰前此井邊所取錢今皆安在答
言在匱中於是兄曰天賜也爾專之如其言發匱錢故
在然自兄窺後再詣井所亦不復有遺錢矣其後兄弟
析爨前所取錢悉以歸瑄焉邑人孫端祥爲余言十七
八歲來都時見琳尙在其珠與瑄或歸或沒矣今其子
若姪擁資各五六萬銀局及典衣鋪復十餘處云郝子
曰林從繩先生諱準棲霞人貢生是余外祖行居鄉仁
厚婦人孺子皆稱爲七善人家素豐饒嘗從外舍入內
徑由過客是囷倉所在居常局鑰聞了烏鈴鈴有聲心

知爲盜糧者便趨而過比至中庭方呼問啓鑰人眾答言無有家人謂公旣聞聲胡不迫而視之盜可得公曰奴盜我粟所損幾何旣在覲見不容不理明其爲盜於法當笞縱邀寬貸又起憎嫌我所以趨過者欲聞其聲不見其人耳時里有狐媚人嘗謂所媚曰林七善人家所畜雞我每啖之今已知其爲人且改之矣夫善人之名乃出狐口嗚呼賢矣又其事頗類琯因附著於篇

華陽國志西州後賢何隨有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遇行見之恐盜者覺怖走竹中傷其手足挈屐徐步

而歸

宋書隱逸傳沈道虔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
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

晉書孝友傳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有園在宅
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
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
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
罪虞乃懼然盡以瓜與之

案三事與林許
相類因並述之

錢兒

北平有女失其姓錢兒其小字也自少爲某家婢同邑貧子約爲婚旣而喪明且乞食已自分不敢如前約顧錢兒矢志堅雖爲瞽人婦丐者妻無悔也某素豪強窺錢兒有色將納爲側室錢兒陰知之乃倩人密招瞽婿至謂曰我則汝婦也其諧則胥匡以生不則甯繼以死耳居無何有竊以白某者某大怒誣以陰事訟諸官時官以廉察聞一見錢兒心知其事乃判其狀而數之曰汝旣自虧名節兼復破人婚姻法當笞其將數百金爲

錢兒粧余則貰汝罪於是設花燭張樂昇已肩輿導以旗鑼并金帛綵繪送諸其家且贈詩云耳聞簫鼓喜孜孜付爾青旗助爾資好向暗中頻摸索身邊可有小錢兒

此乾隆壬寅年事也一時流播稱爲美談第得諸傳聞姓氏里居旣所靡詳事之顛末尤多未備姑述其略如此以俟觀風者之採擇云

喜兒

喜兒張姓年十三失怙恃依於叔叔命之牧然兒貌美性俠殊不類農家子一日於河灘遙見沙際有物睇之則囊探之則白金滿中兒曰此重資必營大事者吾利其有不仁吾不利其有而委諸人亦與吾有等於是坐以待從晨至晡有一偉丈夫乘巨羸馳至甚倉黃若有所伺者兒察之審遂手巨囊付客客驚喜遽請瓜分兒曰舍其全而取其半何愚之甚客卽解裝取錢以贈兒拒之益堅於是客且感且泣揖兒而言曰子有厚德我

無薄酬然吾與子夙緣也卽肯義父我乎兒許諾客恩
恩但誌其姓名而別之鄰子有知其事者洩於叔叔以
爲癡立麾於門外兒幼弱兼乏資斧乞食三日始達鄰
邑某邨有趙翁者舊家子見兒風姿悅之延諸家而衣
食焉先是翁有子聘高氏女吉期卜矣而子遭疾甚厲
翁與婦謀俗言病得紅鸞衝當起今若以兒代行事必
諧於是飾以往比至甫成禮而雨暴注水潦深數尺俄
而雨稍止遂請行高百端開慰請彌堅高疑未決兒乃
慨然曰吾壻歟吾張氏喜兒也以還金被斥計窮歸趙

趙遇我厚重違其意故至此然吾聞婚爲五倫首代之
行而擯其妻罪又甚焉卽申禮防以自持而嫌疑之際
又慮難明今日之事非去卽死耳吾計已決矣高聞大
驚熟視日子眞喜見耶我則曩之失金人也自河灘奉
別感不去心再詢里居子則他適今之此舉天實作合
吾固謂與子夙緣前時沙際金其卽今之陽雍璧矣又
奚辭立命家人扶女出交拜禮成乃叱趙使去高乏嗣
而饒於產至是盡以歸兒遂子之云

論曰守遺金以待客仁且智伸大義以辭婚勇且貞然

始而子繼而壻壻而還復爲子喜見故俶儻高之酬恩
亦厚矣哉

書造茶事

野人爲茶有二品曰線兒茶者藥草遠志也遠志爲小草野人不識名故曰線兒也曰槐藍敦者苦蕒也葉似槐藍敦生敦聚故名焉遠志益心神苦蕒解熱之二者飲之皆益人余嘗過田舍索漿不得或啜余二茶雖甘苦不同味而皆可於口當爾之時謂不減龍井兩前也余因是悟茶飲之理方其赭汗交頤白袷袒胷草木之滋皆爲靈液推此而言芻粟熬麥淪以沸湯滌煩祛熱穀氣甘香不殊芳茗又奚必檀苦茶哉物莫不然凡事

明言卷之三
當求實用勿爲浮名誤也今南方市商徒知擅茶之利而莫知精擇其品飲者無益祇足損人余家居病此久矣壬戌夏孟綠陰滿樹呼童採掇因以意造焉既不遵陸氏茶經之旨但取咀被真味潤我枯腸凡爲三品具錄於左

莊子云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余今所造汰其規葉拈彼兔目兼摘鼠耳作槐芽第一

庾信詩云齊侯問棗華余今取其葉新生如淡金色明

若塗漆攢簇枝頭者其束柔濡不傷手採之動盈掬作
棗葉第二

陸璣詩疏云椒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煑其葉以爲
香余今所造特取其茗郭璞有言早採者爲茶晚取者
爲茗作椒葉第三

凡造茶法合蒸取熟慢撚取細微烈取香餅收取潔三
者所同也椒辛溫而馨冬飲宜槐芽苦而寒夏飲宜唯
棗葉味淡四時皆宜他日須持以餉野人爲報其殷勤
之意焉

書縫衣者言

京師成衣局無慮千百家有賀方春者往來某公之門以伎巧進私於其師武靈源云吾曩爲公製袍襦以意度之皆如其體稱爲雅似近頗不相中謂吾尺度長此何說耶師曰容吾思之當徐語汝過數日語賀曰吾得之矣凡仕宦顯達者其人倨而長衣不至地爲官落拓者其躬卑而短衣不過脛汝未了此當以吾說求之居有頃語師曰良不誣然師何從得之師曰吾前遊吳越間所見官人多卑而短後來都下所見皆倨而長近二

三十年來長者大抵皆短矣吾疑之嘗詢諸賣估衣者而語吾云近年物貨騰躍數倍於昔達官惜財而衣喜短以便送迎卑官慕效其衣尤短而利走趨今局中所用裁衣尺減於往時數分矣余異其言爲足以風世因記之或曰古人長於今人豈非今尺長古尺短耶余曰固然若以前二人之說證之古人直躬故人與衣俱長今人足恭故衣與人俱短矣或曰非也被前二說愚亦不敢謂然蓋荀子所謂規摩之說也

達耳今按此解非也門觀之闕與城闕之闕其制有異
禮運云孔子遊於兩觀之上及周禮縣治象之法于象
魏皆謂門闕也至於城闕仍自有城但其南面不設射
垣因謂之闕非若門觀之中闕而爲道也說文闕字解
云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闕正此城闕之謂詩作闕者
假借字耳公羊注與說文合郭解誤引失之矣

壇山石刻辯

王楷堂藏案硯之室西壁懸一幀乃吉日癸巳四字按金薤琳琅首載周壇山石刻而云相傳四字爲周穆王書刻贊皇縣壇山石上筆力道勁有劍拔弩張之狀晉衛夫人謂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蓋指此也云云余觀四字全是小篆不類古文豈李斯所作而託之穆王或後人鑿空而俚俗淺人附之周滿將以車轍馬迹會所經由而俗士遂有駐軍茲山書石拔劍之謬談見石刻後跋吾以爲皆孟浪之言耳惟趙明誠金石錄謂穆王

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此字反類小篆疑其非眞此說甚是而都穆顧非之又引宋景濂跋謂吉日字與周淮父卣伯碩父鼎齊侯罇鍾諸款識合又謂字形多類石鼓明誠已信石鼓爲周人書不當於此而疑之云云余謂石鼓已非周作近日吾鄉鄒平成瓘博古勝士也嘗爲余言石鼓是北魏後周時作攷其年月又皆符合然則壇山石刻與岐陽獵碣出處略同吾猶恨明誠所疑僅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水經注言廬山上有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如景濂言將匡廬石刻復當疑爲姒王手

書淳化閣帖載延陵十字碑豈亦眞吾夫子親筆耶都
穆又云宋吳興施宿謂州廨舊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
府此語甚明而今之石刻仍題皇祐五年按皇祐仁宗
季年政和則徽宗季年也歷仁英神哲徽五世百餘年
間去今又復七百餘年矣就令舊石猶在壇山而當時
摹搨及今猶復紙墨如新有是理乎

錄金誠齋四書正義

金氏鶚字風薦一字誠齋臨海人優貢生所著有求

古錄若干卷詳博精覈未及刊行而卒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陳新安云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此分別哀樂最得古人之心毛西河駁之過矣程子遇明堂大饗不弔溫公之喪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蘇東坡譏之以爲未聞歌則不哭也汪瑟庵廷鈐云君子無故不徹琴瑟本無不歌之日歌時不知有哭出弔何礙若明堂大饗又自不同東坡之說不誤但以之駁程子則非程子不弔

則是而所引亦斷章取義不可泥也余謂程子不弔則是而引論語則誤宜爲東坡所駁然坡公之譏祇爲誤引而於禮文則又疏略汪氏之說未盡誠齋亦未能詳故今補正之云郊特牲言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鄭注化王嚴上孔氏正義以爲郊祭之日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也據此可知吉祭至嚴凶禮宜停秋官蜡氏凡國之大祭祀禁凶服者卽郊特牲之意然則明堂大饗郊禮同嚴程子不弔溫公之喪正爲隆禮由禮喪

者不哭卽知聞喪不弔弔以凶服則干吉祭旣違蜡氏之禁不合特性之文安在示民嚴上程子之不弔其意蓋本於此而乃誤引論語何耶夫哭則不歌哀之情甚於樂歌則不哭樂之意重於哀以樂廢哀以歌缺弔仁人君子當不其然故東坡云未聞歌則不哭也而於程子之不弔遂不知其意在守禮是其疏也

曬書堂文集卷七

棲霞郝懿行蘭皋著

攷

劉熙釋名攷

熙之名後漢書不載而文苑劉珍傳稱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珍熙名字既別又成國自敘釋名凡二十七篇與三十篇之數又異恐非卽一書也蜀志許慈傳師事劉熙知熙必漢末人吳志程秉傳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攷論大義遂博通五經辭綜傳亦

云避地交州從劉熙學是熙有文學爲時所重許慈所
師當卽其人而不云有所撰述未知卽作書人不也唯
吳志韋曜傳稱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眾多
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官爵今
之所急不宜乖誤作官職訓及辨釋名各一卷是熙作
釋名曜傳甚明非珍作審矣交州與吳蜀比近二邦人
士嘗所從遊陳壽作志當得其實又曜傳亦載劉珍而
釋名定爲熙作則後漢書以爲珍作者謬矣但據曜傳
尙有官爵篇而今書闕如如此則敘所稱二十七篇者

亦謬也或淺人據今缺本妄改矣曜辯釋名宋書百官志引有一條言伍伯事蓋卽辯官爵篇之逸文也又廣韻十八尤郵字下引釋名曰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殿糾攝之亦卽官爵篇之逸文矣

肅慎氏弩攷

壬申正月七日爲阮雲臺先生作

謹案鏃上古以木爲之易稱剡木爲矢是已中古以金或以石書言荆梁二州貢皆有弩魯語肅慎氏貢楛矢石弩皆其證也但荆梁之弩不著石色肅慎之弩雖言其長尺有咫而亦不詳其爲何等石也說文石部雖有弩字許慎解云石可以爲矢鏃至其形質短長亦未定也唯郭璞大荒北經注言之極詳云楛矢以青石爲鏃與後漢書東夷傳同又引晉太興三年平州刺史遣別駕高會來獻肅慎氏之弓矢箭鏃有似銅骨作者然

則砮石色青而質似銅乃郭又言似骨者或頗疑焉而近世閩百詩聞甯古塔人言混同江邊榆松二樹枯枝墜水化而爲石可爲箭鏃證以夫子今所得石其色正青質不甚堅而刃尙可入將枯枝所化其說信而有徵郭言似骨亦非虛歟懿行嘗聞古書有言松爲石氣所生乃石旣爲松松又爲石可知松石二物其氣本通而形相變殆無可疑矣閩說與郭注正合今之甯古塔卽古肅愼氏之地也閩又言其地去長白山六百里山顛及陰徧生楷木可爲矢質堅而直不爲燥溼所移又有

鳥曰海東青卽隼也然則魯語所言又有徵矣再證以
禹貢言惟箇箛楷史記夏紀集解引徐廣曰箇箛楷一
作箭足杆杆卽楷也音怙箭足者矢鏃也如徐廣之說
荊州貢弩蓋亦楷矢與肅慎同古之尙書家說亦未見
及此爾

泉攷

紀泉制者唐張台封演有泉譜陶岳有貨泉錄宋洪遵有泉志馬端臨有錢幣考彼此異同辯說紛如庚申順天鄉試余司外分校閱卷千餘迺爲攷焉

泉布幣上古之三品幣者帛也布帛織也用布幣爲之卽名布幣衛詩云抱布貿絲周官載師注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後世交鈔之制蓋權輿於此而布幣又通名爲泉泉者水源也

象川流之形故上古泉文或作水或作𣶒皆與泉義相近而說者以此二文爲慮義少昊之泉是則泉之來遠矣其以布名者異布之文載於路史而葛天尊盧皆傳有幣蓋泉幣竝行伊古而然歟案泉或作錢周官泉府注古文作𣶒玉篇或曰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外府注未必然也

泉布者通則流藏則滯古人制泉蓋非以藏爲義矣而泉布之外又有刀貨刀者取其利貨者取其化虞書云懋遷有無化居化卽貨也古化貨二字多通用史記仲尼弟子傳與時轉貨賈索或曰顓頊謂之金黃帝謂之貨陶唐隱曰家語貨作化

謂之泉商人謂之刀未必然也商書盤庚有無總貨寶
之戒不屑好貨之箴是商人亦謂之貨矣或言神農之
貨布黃帝之金刀虞之策馬貨當金貨未必然也管子
書云禹鑄厯山之金湯鑄莊山之金是夏商通謂之金
矣或又言周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未必然也周
景王有寶貨之鑄則周亦名貨也鄭人爭錐刀之末則
鄭亦名刀也齊高齋曰買之百兩一布左傳昭二是齊
亦名布也趙宣孟見翳桑之餓人與錢百說苑復是知
周之列國亦通名爲錢也國語稱周景王鑄大錢是也

上古之泉長短廣狹無定式周之布則廣二寸長二尺
載師注鄭司農所言者是也至太公立九府圜法泉圜
函方輕重以銖後世泉形昉於此或謂泉之有文起於
周景王更鑄大泉文曰寶貨然朶朶之文起於二昊則
知泉有文舊矣自日中爲市肇於神農已云聚天下之
貨交易得所而周官主財有九府其專掌泉幣者惟二
官玉府掌賁賜之出入外府掌買賣之出入是也然攷
其時竝農女相資絲粟交貿雖有泉不甚用也春秋時
管子復行太公圜法而鹽鐵之利幹於山海不專用泉

蓋自古泉布之興多爲救荒而設

管子載禹以九年水湯以六年旱而鑄金

及周語單穆公之言

迨至後世專用泉幣而輕重之制不得不講

其勢然矣古者黃金方寸而重一觔至秦時幣分二等

黃金以鑑名爲上幣泉曰半兩名爲下幣漢興以秦泉

重更鑄榆莢文帝五年泉多而輕更鑄四銖文亦曰半

兩除盜鑄泉令使民放鑄武帝先行三銖患其輕而又

鑄半兩

有司言三銖泉輕輕泉易作姦詐通鑄五銖泉周郭其質令不可得磨取銖

已而半

兩泉重乃鑄五銖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泉至平帝元始中成泉二百八十億萬

餘

云夫古以二十四銖爲一兩則半兩乃重十二銖

五銖泉十

枚計重二兩二銖今稱之得一兩弱蓋今稱比古稱大也又案古言銚銖鄭注禮記八兩爲銚漢書黃鐘之一簫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然則百黍重一銖應劭注曰十黍爲一銖十銖爲一銖陶隱居名醫別錄云古稱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爲一銖六銖爲一分四分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李杲曰六銖爲一分卽今之二錢半也此以二錢半爲分淮南子云十二葉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此以十二分爲一銖則少於今之爲分者多矣或者分銖隨人所命無定名文帝之四銖何以名半兩邪名實不應用易惑人非法之善者也夫鑄泉之失非輕則重矯重者常以輕矯輕者又失重漢之三銖四銖榆莢魏之水浮風飄鵝眼宋之綖環葉子有無輪郭不磨前鑿者謂之葉子苻葉尤輕薄者謂之苻葉晉之

四分沈郎

沈充泉名晉書食貨志吳興沈充鑄小錢謂之沈郎錢

唐之武德四銖

皆失之輕者秦之半兩漢之赤仄

一當五應劭曰所謂子紺泉也如淳曰以

赤銅爲其郭今泉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

八銖蜀之直百吳之當千晉之

比輪梁之兩柱周之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唐之乾元重

寶重輪乾元

肅宗元年

皆失之重者也夫泉重則難行而泉

輕則易敝求其輕重適中通流無滯則莫如漢之五銖

唐之開元開元者唐武德四年鑄歐陽詢制字其泉共

有七種而舊譜統謂之甲文者詢制字後進之中宮武

惠妃印以爪甲之文然謂七種皆甲文此則非也其泉

徑八分重二銖四綮

綮或作參沈存中曰今蜀部亦以一綮字

一泉之重二銖四綮故今即以二銖四綮爲一錢顧亭林日知錄以錢字入文爲可笑恐未然積五泉

爲半兩

重十銖積十泉爲一兩 重二十四銖通典云計一

四銖則一泉重二銖半以下古稱比今稱三之一也則今泉爲古稱之七銖以上比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

其輕重大小蓋一準五銖而稍加重焉故後世莫能易

也然今之五銖實非漢泉

史記天官書云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墟下有積錢漢書

張湯傳盜發孝文園瘞泉文選謝惠連祭古冢文棺上有五銖泉百餘枚蓋昔人以泉殉葬今之存者半皆墟

墓中物耳大抵隋泉耳自漢以來五銖實繁武帝旣罷

然亦尠矣半兩行五銖天下便之迨王莽改制更造泉刀復以劉

字有金刀乃罷諸泉刀作貨布之類

王莽傳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

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

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

銖頃富平民拵地得貨布一器所謂長二寸五分者今

鈔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

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銖者今稱得百分兩之四十二

俗云四錢二分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

至光武時五銖復行則有黃牛白腹五銖更復之謠自

茲以降昭烈有直百五銖晉時亦用五銖梁時有大吉

五銖大通五銖大富五銖魏書言武定之初私鑄濫惡

齊文襄王以泉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稱泉一文重五銖

者聽入市用計百泉重一斤四兩二十銖

通典注案此則一千泉

重十一斤以上而隋代五銖泉一千
重四斤二兩當時大小稱之差耳
自餘皆準此爲數

隋書高祖旣受周禪以天下泉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
泉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泉一
千重四斤二兩自是泉幣始壹百姓便之案四斤二兩
是六十六兩每一枚當重六分六釐今五銖泉正符此
數故知必是隋物也其漢五銖不復知制度如何而唐
人詩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泉今遂不可復見或以今
五銖泉皆漢物非也至於開元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
鑄此泉其時雖并幽桂等處皆置監故開元泉如此之

多惟高宗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二年罷乾封復行
開元唐末五代亦竝遵用宋初鑄泉率準開元自太宗
後始用紀年鑄泉元明因之迄今勿改然泉之紀年實
非始於宋也南北朝有先之者宋武帝鑄泉四銖文曰
孝建一邊爲四銖廢帝鑄泉二銖文曰景和魏文帝太和九
年鑄泉文曰太和莊帝永安二年鑄泉文曰永安此泉
鑄紀年之始也而唐之開元非其例特偶符合耳宋太
宗旣鑄太平通寶與宋元通寶竝行其淳化泉文又親
書淳化元寶作眞行草三體與歐陽開元後先媲美蓋

自太昊以來口萬口千年泉法之源流略備於此矣至

若王莽之大泉幺泉

大泉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小泉徑六分重一銖文曰

小泉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泉一十

契刀錯刀

契刀其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

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又作金銀龜背泉布之品名曰寶貨

董卓壞五銖更鑄小泉無輪郭文章吳鑄大泉又鑄千

泉晉元帝渡江用孫吳舊泉輕重雜行宋文帝鑄四銖

泉廢帝鑄二銖泉文曰景和形式甚細民間易於模放

沈慶之又私鑄千泉不滿三寸謂之鵝眼劣於此者謂

之絰環隨手破碎商賈不行明帝惟禁鵝眼絰環餘皆

通用

案宋書明帝紀泰始二年斷新錢專用古錢

梁初惟京師三吳郢江襄

梁用泉其餘則雜穀帛交易武帝乃鑄泉肉好周郭文
曰五銖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公式女泉其後又有稚
泉對文泉男泉之名普通中遂盡罷銅泉更鑄鐵泉陳
初鐵泉不行因梁末有兩柱泉鵝眼泉時人雜用至隋
文帝更鑄五銖而泉制始稱畫一此則歷代泉弊方之
五銖開元輕重俱失者也夫絲粟窮而泉幣起泉幣窮
而交鈔興鈔者放古幣而作者也自漢武帝元狩四年
患泉不足更造幣以裕用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繪爲

皮幣又造銀錫白金作龍馬龜貝之形號白金三品龍

文直三千馬文直五百龜文直三百鈔蓋肇於此乎然

古幣用帛漢幣用皮而宋元之鈔則用紙自唐憲宗作

飛泉即如今之會票也宋太祖因為便泉祥符中張詠鎮蜀以

鐵泉重不便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十

年為一界而換之天聖間遂置交子務天聖一界印一百二十五萬紹

聖一界印一百四十萬元符則增為一百八十萬高宗

又增為三百七十萬孝宗一界以幾千萬計寧宗一界

以幾萬然猶是以券取泉之意耳元史劉宣言原交鈔

萬計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為沿邊糴買

之計比銅泉易於齎挈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即用見泉

尚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趙孟頫亦言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也至紹聖中蔡京又行會子直以紙爲泉天下遂不

可一日無楮而楮幣之名由此興

周必大二老堂襍志近歲用會子乃四川

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爲楮幣遂入殿試御題若正言之猶紙泉也乃以爲文何邪困學紀聞十七卷引周益公雜誌辯楮幣猶紙錢也按范曄父爲郭子皋誌言交子云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間已有此語矣然宋人已嘗論之謂無泉爲本亦不能以空文行而

南宋以後鈔重泉輕自是楮行而泉益少

自開寶三年鑄八川十當

銅泉之一故川陝福建銅鐵泉並行神宗四年始鑄當十泉王安石置銅禁奸民銷泉爲器民間泉荒徽宗因虜以鐵爲兵器鑄夾錫泉然猶未名鈔也元仍宋法始熙寧以來楮行而泉益少

名爲鈔

應餉案宋已名鈔老學庵筆記四云豪猾以藥塗鹽鈔而用既毀抹賂主者浸洗之藥盡去而

鈔不傷雖老於其事者不能辨是鈔之名自北宋已然矣

中統元年始造交鈔又造

中統元寶鈔

中統既有鈔而至元鈔一貫又準中統鈔五貫是方寸之楮直泉五千元也至元既

有鈔而至大鈔一貫又準至元鈔五貫是方寸之楮直泉二萬五千元也夫少造之則鈔貴而過少則不足用多造之則鈔賤而過多則不可以行必如明洪武初欲

宋之天聖元之中統庶楮之貴賤得中矣

明洪武初欲

行鈔法至禁民間行使金銀以姦惡論而卒不能行

宣德

三年詔停造新鈔已造完者悉收庫不許支放正統元年黃福疏言洪武間銀一兩當鈔三五貫今銀一兩當鈔千貫

自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凡六等嗣是二十七年

禁用銅泉三十年禁用金銀三十五年命俸米折支鈔

者每石增五貫爲十貫其鈔之制則於上橫列大明通行寶鈔六字左右有大明通行寶鈔六字九疊篆文鈐印三日大明寶鈔之印曰寶鈔提舉司印曰印造寶鈔局印蓋造鈔如此之慎也然而不過數年弗順人情卒至滯閣

正統十年山西布政司奏庫貯鈔貫朽爛不堪用者五十九萬三千錠有奇敕令焚燬

天

子不能與萬物爭權豈不信哉蓋交鈔寶鈔皆印造泉文無鼓鑄之事立法非不甚便顧以千百之貲憑一紙之券迨其後患有不可勝言者夫鈔之興也其始苦於泉之難運而利其輕及其弊也人又利於銀之易攜而

弗苦其重蓋以鈔爲幣而泉廢以銀爲幣而鈔廢亦自然之勢也自鈔廢而泉又興矣洪武初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泉與歷代泉兼行又鑄洪武通寶當十當五當三當二若小泉凡五等至嘉靖所鑄泉最爲精工隆慶萬厯加重半銖而前代之泉通行不廢隆慶時泉格不混淆及課稅不收費所致迨天啟崇禎廣置泉局括古泉以充廢銅

於是市人皆擯古泉不用而新泉之鑄彌多彌惡旋鑄

旋銷自古鑄泉皆一面有字一面無字明末乃有別鑄字於漫處者天啟大泉始鑄一兩字崇禎泉有戶

工等字泉品益襍而天下亦亂宋唐會昌中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泉京師爲京泉未幾武宗崩

盜銷則病國用故必使泉價與銅價相當而使鑄一泉
不得一泉之利而徒有其費民亦何樂於私鑄毀一泉
不得一泉之利而反受其害民又何樂於私毀故曰其
要在平價也然而價之所以平則良有司之事也語曰
有治人無治法此言是已夫泉之用不可廢也古者以
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泉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
趙孟頫言迨至後世專用銀泉民飢得食民寒得衣非此不
行
古諺曰泉無耳可聞
使見晉魯褒錢神論漢之貢禹乃上言欲全廢之以
穀用爲本此矯枉過正之論及魏文帝始不用泉遂有

溼穀薄絹之弊

晉書食貨志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錢廢

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溼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轉以天下有用

之物棄之無用斯亦制法之過也

反語攷

牟默人曰反語始於魏孫叔然炎炎受學於康成之門人者也而鄭注士昏禮記曰用昕使者用昏壻也壻悉計反从士从胥俗作婿女之夫漢書陳勝傳應劭注曰沈音長含反地理志應劭注曰沓音長答反文選韋孟諫詩注引應劭曰墜直魏反漢書項羽傳注服虔曰惴音章瑞反揚雄傳注服虔曰踢音石奠反史記張耳傳索隱引服虔曰孱鉏閑反應服及鄭同時年輩大於叔然而皆作反語何也四聲始於齊周顒梁沈約而吳郡

綜注二京賦曰裁去聲協韻辭在周沈之前三百餘年

而論四聲何也

此嘉慶辛酉秋默人以書來問也余愧無以應又時方輯證俗文因志其語於

此余應之曰聲韻之學肇自上古盛於六朝高貴鄉公

不解反語以爲怪異

三句見顏氏家訓音辭篇

自茲厥後音韻實繁

周捨以天子聖哲分四聲沈約以雌霓連蜺叶音讀是

後言韻悉本沈氏顧其書莫有傳者今之四聲莫備於

廣韻而霓之一字旣見於平聲十二齊倪紐下又見於

入聲十六屑齧紐下則猶是沈韻之遺音也溯而上之

帝庸作歌以明良喜起叢脞情墮相韻則已備三聲合

之康衢兒童之謠以莫匪爾極順帝之則相韻又兼有入聲至於常棣詩妻子好合一句復兼備四聲由茲以談明四聲非始於周沈矣吳辭綜注二京賦而云裁去聲協韻亦何足致疑哉又以反語始於孫炎而服虔應劭已先作反語此更不須致難蓋應劭漢書注有直音某不加反語者如地理志勃海郡蓀市下音條東海郡郟下音談襄賁下賁音肥承下音證琅邪郡裨下音裨濟南郡獠下音簾平原郡枋下音力常山郡上曲陽下澁音彊魏郡卽裴下裴音非武始下拘音矩沛郡鄆下

音嵯

師古曰此縣本爲鄜應音是也

豫章郡餘汗下汗音干武陵郡

成下鐔音注漢中郡錫下音陽廣漢郡葭明下音家

師古曰明音萌

汁方下汁音十牂牁郡同竝下竝音伴

云故同竝侯邑

巴郡魚復下復音腹蜀郡江原下鄴音壽是也有用音

某兼加反語者亦地理志蜀郡縣虎下虎音斯洊音子

千反廣漢郡梓潼下塾音徒浹反是也同時韋昭譙周

亦有斯例如南陽郡堵陽下引韋昭曰堵音者平原郡

般下引韋昭曰音逋元反後漢書趙咨傳注引譙周古

史考云禹作土塋以周棺塋音卽七反是也前此許慎

作說文鄭多注經高誘注呂覽淮南竝云讀若某字不加音某而應劭韋昭譙周遂竝加反音劉熙亦東漢末人也其著釋名

釋長幼篇

云長莨也言體莨也長音丁丈反

劉與服鄭年輩相若亦作反音證知反語不始於孫叔然矣宋景文筆記云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尙數百種故謂就爲鯽溜凡人不慧者卽曰不鯽溜謂團曰突樂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懿行案今俚人作隱語如載蛤爲咱捏几爲你之類其人不必知書自解反語明此是天地自然之聲也證以經典音

讀此例尤多惠定字九經古義儀禮大射儀奏貍首注

下案禮說云不來反爲貍猶并夾爲籥終葵爲椎邾婁

爲鄒勃鞞爲披

周伯琦云鄒古邾婁國外傳勃鞞內傳作披

壽夢爲桀不可

爲巨

羊舌職說苑作羊殖舌職爲殖也顓孫師之子爲申祥顓孫爲申也

後世反切之學

出之懿行又案不特此也詩言秣韃有夷毛傳云秣韃

茅蒐染草也鄭箋云茅蒐秣韃聲也又駁五經異義云

秣草名齊魯之間言茅蒐聲如秣韃韃昭晉語注則云

急疾呼茅蒐成秣也是以秣爲茅蒐之合聲

陸氏德明音蒐爲色

畱反誤此字从鬼得聲

又左氏昭二十五年傳云太子欒惠氏補

注引董道曰竹書有宋景公繇而史爲頭曼孫炎以繇

爲頭曼之合聲

云繇爲古文樂也

推是而言釋草云籛鴻蒼蒼

籛卽爲鴻蒼蒼之合聲茨蒺藜蒼蒼亦爲蒺藜之合聲釋

蟲云蟻齧桑者齧桑之合聲爲蟻也蚘蟻蚘者蚘蟻之

合聲爲蚘也此例甚多莫能殫述是皆反語之所出也

反語是在叔然前確乎可信或自叔然始暢其說而後

世遂謂叔然作之爾卽其實非也因書此以答默人之

問

時嘉慶丁卯冬距初發問時已閱七年所矣

堯後祁姓攷

代祁成德作

謹按堯姓伊祁蓋伊本地名祁其姓也史記五帝紀索隱引皇甫謐云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爲姓是知堯本姓祁因母所居乃復加伊故史記正義引帝紀云帝堯陶唐氏祁姓是矣而元和姓纂旣稱堯姓伊祁於伊下又云伊尹是其後於祁下又云祁奚是其後遂分堯姓爲二原姓纂之說似本於皇甫謐而失之者也謹博稽經傳堯後祁姓有可取證者三祁世居曹濮有可取證者五按晉語黃帝

之子十二姓中有祁姓而堯卽黃帝之元孫得姓受氏
本自黃帝其證一也襄二十四年傳云陶唐在周爲唐
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明范杜二氏皆陶唐苗裔也文
六年傳有杜祁注云杜祁杜伯之後祁姓唐宰相世系
表杜氏本出祁姓堯裔是杜亦姓祁其證二也襄二十
一年傳有欒祁注云欒祁范宣子女范氏堯後祁姓是
范亦姓祁其證三也范乃邑名杜本國名而姓俱爲祁
證以帝紀之文堯後祁姓蓋不誣矣知祁世居曹濮者

謹按堯陵凡數處一在成陽

卽今濮州者

一在鄆州

海外南經注及

宋開寶詔一在鄆城元史泰一在臨汾臨汾縣志一在赭陽海經

注而史傳相承俱以在成陽者爲是漢書地理志濟陰

郡成陽有堯冢靈臺禹貢雷澤在西北呂氏春秋安死

篇云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卽成陽太史公曰堯作

游成陽竹書紀年帝堯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九十年

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陶卽陶邱今之定陶與

濮比鄰會典內載堯陵在濮州城東六十里古雷澤之

東地爲穀林今按其地名穀林莊是其徵也堯旣葬此

子孫隨而家焉蓋堯子九人子朱最長封丹淵迨舜受

命封於唐

括地志云定州唐縣堯後所封

其八人或依陵墓或在四方

至夏孔甲時其後有劉累者以御龍遷魯縣事載昭二十九年傳注云魯縣今魯陽地理志南陽郡魯陽有魯山古魯縣御龍氏所遷是則劉累之後別居魯陽後世卽爲劉氏事具文十三年傳其依陵墓爲家者則襄二十四年傳在商爲豕韋氏注云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蓋自夏王孔甲以劉累更豕韋之後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因就其地求堯後依陵墓爲家者復封於豕韋之國其地於漢屬東郡白馬與曹

濮接壤堯後居此分明可信其證一也樂記稱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堯之後於祝鄭康成注祝或爲鑄後漢郡國志濟北國有鑄鄉城劉昭注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鑄是必因堯後家於是者就而封焉其證二也鑄既堯後襄二十三年傳臧宣叔娶於鑄注云鑄國濟北蛇邱縣所治是春秋時其國尙存蛇邱今肥城縣地屬泰安於春秋屬魯去堯陵墓亦近其證三也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范氏出自祁姓帝堯裔孫杜伯之子隰叔奔晉爲士師會孫士會食采於范其地濮州范縣

也元和郡縣志濮州范縣本漢舊縣屬東郡春秋時晉大夫士會之邑范縣今屬曹州與濮最近堯後子孫世家於此其證四也地理志濟陰郡有呂都注云莽曰祁都是必祁姓所居因聚成都故名爲都而表以祁濟陰今曹州呂都卽今荷澤祁世居此其證五也據傳晉有祁奚奚先有祁舉祁臯祁彌明其後有祁午祁盈杜注左傳不言其姓世族譜亦不載其人而元和姓纂以奚卽堯後祁姓非也周秦以來祁姓世爲望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英賢傳漢有龍驤將軍祁夜豐玉海姓氏急

就篇漢有祁大伯晉有祁宏祁濟宋有祁寬祁革元振
會稽典錄又有祁庚前明有祁承璞山陰人官長洲璞
子彪佳巡按蘇松甚著威稜事載明史蓋祁世居曹濮
遭時離亂或流寓於浙而依陵墓爲家者今仍居荷澤
有家藏舊譜世次源流或多缺略兼有舛訛無從是正
謹上稽經傳旁參子史擇其確有依據者詳述於篇譜
所未備用補其缺舊譜所書略而弗道曾曾小子恐貽
數典忘祖之譏敘不盡言事具於左

余氏譜攷

古字有余無余今姓有余有余或據唐余欽改余爲余
謂余字非古其說非也古人重譜系姓氏所出遠有淵
源歷世相傳未敢輕議如必擇古字而姓之然則黃帝
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將十四字之外舉不
得爲姓乎疎廣之後爲東嵇康之先爲奚嵇疎二字卽
皆非古蹇叔之別爲蹇庫鈞之別爲庫蹇庫二文俱不
成字而相沿不廢余之與余義復同耳按廣韻九魚有
余云又姓風俗通云秦由余之後何氏姓苑云今新安

人九麻閣紐下又有余云見姓苑出南昌郡閣視遮切
視遮之音卽余字之音但字未作余耳廣韻成於陸法
言知六朝訖隋余仍作余也元和姓纂始有余字云今
洪州有余氏姓纂出於唐之中葉余與余始分爲二是
則余之得姓蓋始於唐矣唐之洪州卽今南昌此其余
氏之先乎逮宋鄧名世著古今姓氏書辨證王應麟著
姓氏急就篇俱本姓纂亦余余分見而急就篇余云姓
苑新安人余云姓苑出南昌今新安有之是余余同出
新安非有兩郡望也但地同氏異居然爲二厥義彰矣

楊升菴不知此義乃以今姓有佘爲非又援說文余字从舍省謂舍與蛇音近非通論也升菴徒知字說不知譜學徒知說文六書之訓不知古今姓氏之篇今請以字說明之堇茶之茶本音爲徒又宅加切宅加之音卽茶字之音字書因之加木爲櫟去一爲茶皆俗作也今字不能以茶代茶今姓顧可以佘爲余乎說文余从舍省聲舍字本有二音古讀舍如庶又讀如赦亦猶余字古有二音不得專以視遮一切爲正音也旣余佘竝存無妨兩讀佘欽改姓於義未通必若所爲將令束皙改

氏爲疎嵇康更姓爲奚乎然則廣韻姓纂急就之書豈
皆不知而作歟嘗讀臧在東集武進有余中云當爲余
中今邑有余宅卽余殿撰故居而或據文獻通考應作
余中此亦一證又吳梅村詩集有余山松江府志余山
在廬山東北舊傳有余姓者養道於此故名而吳興志
亦有余山上有東漢余將軍廟然將軍之名不見史傳
恐涉傳會其余山余宅要爲有據若必拘以字說余山
余宅亦復當爲余山余宅矣松滋余次卿文雅士也由
庶常與余同農曹將釐族譜屬余爲攷自惟駢淺無能

爲役謹述所覩間惟高明擇焉嘉慶二十有一年六月

郝氏族譜攷

謹按姓纂郝出於太昊氏之佐郝省氏帝乙時子期封太原郝鄉因氏焉廣韻十九鐸郝姓下亦本其說獨不言郝省氏而姓氏急就篇旣引廣韻又引唐表云出自郝省氏則仍用姓纂之文表又云裔孫期封於太原之郝鄉蓋以裔孫蒙郝省氏而言若依廣韻不言郝省將不知子期者爲何人矣表又云裔孫晏秦上卿則以裔孫蒙期而言晏孫瑗太原守生夔漢匈奴中郎將此皆太原之郝之著名於秦漢間者也懿行謹按匈奴中郎

將當依姓纂作上谷太守表蓋誤耳急就篇云漢郝賢
郝黨郝絜魏郝昭吳郝普晉郝隆隋郝瑗唐郝處俊郝
珽玉珙宋郝質郝仲連晉匈奴郝度元燕郝晷懿行謹
按晉有兩郝隆一字佐治是矐腹中書者一字弘始同
姓名者俱見世說新語又晉亦有郝普字道匡太原襄
城人仕至洛陽太守見世說賢媛篇注引郝氏譜又引
汝南別傳襄城郝仲將云云豈仲將卽道匡或一人而
有兩字歟將同姓名者耶華陽國志序志篇有烈士郝
伯都閭中人在後漢時唐書藝文志雜藝術類有郝沖

投壺經一卷別集類有郝默集五卷據志所列按其時代默蓋晉時人沖後漢人或晉初人也姓纂又云後漢郝蘭後梁太傅郝潔後燕從事中郎郝略桓溫參軍郝隆唐太原尉郝昕竝太原人則知此皆太原之郝之支流餘裔也晉宋之間有自太原徙丹楊又徙安陸者據唐表云夔裔孫晉末因官徙潤州丹楊七世孫迴又徙安陸自此安陸之郝又爲著姓以下迄於隋唐間矣據姓纂云梁江夏太守郝迴自丹楊居安陸生破敵後周沔州刺史

沔州刺史

按刺史表作太守恐誤

新吳伯敵孫相貴唐滁州刺史

生處俊處傑處俊中書令飢山公子北叟司議郎南容

祕書郎處傑鄜州刺史

自迥以下唐表俱依姓纂不具錄

姓纂又云京

兆盤屋有此姓然則太原之郝其後支分派衍而爲丹

楊爲安陸爲京兆要皆繼別之小宗其大宗固以居太

原者爲鼻祖矣由唐迄宋有自太原徙潞又徙澤之陵

川者曰祚曰昇曰天挺字晉卿金史隱逸有傳

按時又有郝天

挺字繼先出於朵魯別族封冀國公諡文定元史別有傳

曰思溫曰經字伯常徙順

天當元世祖時以風節文學顯封薊國公諡文忠元史

有傳明初居青口村今居霸州又居定州居定州者亦

以仕宦風節著聞有居霸州之信安者曰彬字景文仕
元世祖仁宗朝官至中書參知政事以功名顯元史有
傳自此順天之郝又皆爲著姓矣當明永樂年間有自
棗強徙山東之齊河出家營者曰仲良據霸州及其後
齊河族譜由濟而青而萊而登此又順天之郝之支分派衍而皆
爲繼別之小宗者也居霸州者多顯仕余嘗覽其族譜
首列始祖經蓋不知以太原者爲大宗其序乃云吾族
本姬姓也周初封霍叔於霍而分封其支庶於郝是說
也異乎所聞余蓋疑而未敢信云

郝氏本非姬姓與霍
亦不同宗當由土俗

音譌里巷鮑生創爲異說遂令郝霍二姓無妨謬語
同宗所謂數典忘祖於古未聞古讀郝音如釋也

吾登州之郝自明初迄今四百餘年來未嘗見有舊
傳族譜蓋經兵火亡逸久矣自頃因讀霸州譜歎其
闕略未備因檢姓氏諸書博綜源流庶幾先河後海
之意較若列眉俾後人有以攷其間文字及所引書
不避重複繁碎唯求明晰雖知筆墨蕪拙不加芟潤
聊存此稿爲後世修譜系者有所取材其亦滄海不
遺細流之義也夫道光四年甲申八月望日時年六
十有八

古左傳攷

孫淵如觀察言左傳象有齒以焚其身焚字未爲近理
北堂書鈔作樊字似當近之余按作樊善矣今作焚蓋
形之誤耳樊者說文以爲驚不行也義本可通詩折柳
樊圃毛傳樊藩也此借樊爲林字說文林藩也卽本毛
傳爲說經典林通作樊廣韻樊籠也莊子養生主云澤
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期畜乎樊中蓋皆從樊藩之
義而引伸之耳藩謂藩籬外插木枝遮迺禁人出入如
左傳云藩衛侯之舍是其義也然則象有齒以焚其身

者是卽莊子畜乎樊中之意言以齒故爲人所制耳若作焚字未聞用火攻象者也觀察博雅好古家藏多善本書嘗得北堂書鈔係古寫本在陳禹謨改桀之前其中援引經傳多與今本不同此其一也

定九年云皙纁而衣狸製杜預注纁齒上下相值也說文齒部引作皙齲乃其本字今作纁譌字也古無纁則述傳時無此字也上下相值謂上下齒整齊相對詩所云如瓠犀皙齲者皙謂人色白齲謂齒美二事也段氏玉裁說

左傳本古文其字多假借如昭七年云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杜預注鬣鬣也十七年云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杜注長鬣多髭鬣韋昭注楚語長鬣之士相焉亦云長鬣美鬣髯是皆望文生訓不知鬣爲假借說文人部儼云長壯儼儼也引春秋傳正作儼許氏所引必古文今文假借作鬣耳傳意蓋謂長壯之人儼儼然大欲相誇耀故特簡其人置諸左右若云長鬣於義爲短儼儼作重文者形容之詞多作疊字說文髣部鬣云髮鬣鬣也囟部鬣云毛鬣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

鬣鬣之形也然則鬣鬣二字竝作重文亦俱形容之詞
與儼儼同儼儼爲人長壯之貌則知鬣鬣亦爲髮長上
指之貌

漢書元帝紀頌有壯髮壯亦長耳

故段氏注說文謂辭賦家用

獵獵字蓋當作儼儼又注鬣字謂辭賦家言旌旗獵獵
是其字之假借可知此類皆是重疊形容之字韋昭杜
預不知古字假借遂以多贅美贅爲訓徧檢經典遂無
訓鬣爲人鬣髯之文益信韋杜二注之誤再檢說文鬣
字或从毛作鬣或从豕作獵豈人鬣髯之美亦可書作
鬣與獵耶經言馬鬣乃是馬髦豕曰剛鬣亦謂豕毛未

聞人鬢竟可稱鬣也

宣三年云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按二逢字文意重複張衡西京賦作禁禦不若以知神姦螭魅魍魎莫能逢旃是矣郭璞注爾雅釋詁亦引作禁禦不若可知今本乃晉以後轉寫之譌

李善注文選引與今

本詳見惠氏棟左傳補注二

昭二十年云澤之萑蒲舟鮫守之鮫當爲魼字形之譌說文竹部籀云禁苑也或作魼引春秋傳澤之自籀蓋舟譌作自籀當作魼左傳本作舟魼今本轉寫誤作鮫

嘯書堂文集卷七

三

耳

古人氏族攷

氏與族別而實通姓與氏通而實異

禮記大傳疏云氏族對文為別散則

通也故左傳云問族於眾仲下云公命以字為展氏是

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

而云氏是也案百世不遷者姓也本同末異者氏也

如左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辭不敢與

諸任齒是姓也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其餘皆桓族

也是氏也而言族氏族通也古人氏族雖通姓氏有辨

故眾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自周以前族姓分

胙之土而命之氏此姓氏之別也

南振振公姓振振公族亦氏也是姓氏有異

錄二十三卷戰國時人大抵猶稱氏族漢人則通謂之

姓戰國策甘茂曰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

族者而殺人不言姓而言族可見當時未嘗以氏為姓

也

自漢以後姓氏合又云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而

為一本紀於秦始皇則曰姓趙氏

於漢高祖則曰姓劉氏帝繫之篇茫莫紀大戴禮記世本之

書亡不傳又云漢劉向撰世本二卷其書不傳請言其

略載著於篇黃帝之子得姓十四人晉語案十四魯

衛之分殷民十三族左氏定四年傳分魯公以殷民七族若乃

顓頊之妃嫫其嫫其篇顓頊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

女祿氏祿與嫫蓋古字通用帝堯夫人中山氏水經瓠

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又云中山

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案仲古字通用周仲山甫

蓋堯妃母家之後又案大戴禮帝后稷元妃氏吉人左

宣三年傳石癸曰吾聞姑吉人后稷之元妃也說文

姑黃帝之後百鰈姓后稷妃家也案百鰈左傳作伯翳

姓也始南燕周公夫人乃姓任左氏哀二十四年傳周公及

案辭任姓也與孔子之妃曰并官魯相韓勅碑并官顏

母請禱孕尼山碑又云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案左

其姪釀聲姬注云顏釀皆姬母姓釀氏是則顏氏姬姓

魯公族也姓譜曰顏姓本自魯伯禽支子有食采顏邑

者因以孟子母族為仇氏廣韻集韻竝音掌孟子母仇

為族孟子母族為仇氏氏梁四公一姓仇名啓案

揚雄答劉歆書翁孺往數歲死留婦斷縷稱聖賢孟子

婦蜀郡掌氏子疑仇掌古今字留婦斷縷稱聖賢母止

出妻事見韓詩外傳古者男女辨姓嫁娶別倫汝不避宗宗不避

余二者皆譏案二語乃至近世門聯絲蘿迹涉瓜李罔

知同姓便許連婚去牘子韋高識遠矣案黃牘子韋者

桃符乞姓事至若工本左工顏真卿石柱記烏程縣下
見朝野僉載元慶箋釋引能改齋漫錄云沈太虛侍郎虛中言昔湖州有人發古墓得碑乃南朝工遲其言遲乃左史工明
之後然則工明竟不姓左耶又引急就篇注左工明本
魯之左史繼守其職遂為姓韻會云工姓出吳興河南
二望風俗通曰魯左工明之後藁簡贅筆亦云吳興工
墓一邨之人皆姓工有大碑列其墓上稱左史工明之
後談志志著姓歷敘工氏世系何馬本馬矢漢書馬宮
不主此說豈以諸書為不足據耶馬矢傳本姓馬
矢改于本唐憲宗名純詔姓鍾本鍾離唐宰相世
為馬于本唐憲宗名純詔姓鍾本鍾離唐宰相世
昧二子次曰接居潁川長社為鍾氏案左傳楚有鍾
建負昭王妹者是古有鍾氏也又今黃縣仍有氏淳于
者以至禁止復姓即如遺譏二名武元年詔胡服胡語
胡姓一切禁止如今有呼姓本呼延乞姓本乞伏皆明
初改而并中國所自有之復姓皆去其一字氏族之素

莫甚於此如公羊公沙公乘之類則去而爲公田正田
將之類則去而爲田司徒司空之類則去而爲司馬
氏則去而或爲司或爲馬而司馬之僅存於代者惟溫
公之後所以然者蓋因儒臣無學不能如魏孝文改代
北之姓一一爲之條理**史去阿那**又云胡姓之改不始
而聽其人之所自爲也**忠以擒頡利功拜左屯衛將軍妻以石去烏蘭**又云韓
宗女定襄縣主賜名爲忠單稱**史氏石去烏蘭**又云韓
賢院校理石君基誌云其先姓烏石蘭從拓跋魏氏入
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劉靜修**古里氏名
字序云吳景初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諸姓今各就其近
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案此兩字俱改
又一**完顏去顏**又云金世宗大定十三年五月戊戌禁
法完而爲顏惟曲阜不敢冒堯國之姓特稱完氏案吾
邑有慕氏者本慕容之裔後更去其一字爲慕氏自元
代家於此余親此猶去一存一若乃京房本姓李也
讀其墓碑得之

京房傳房本姓李簡雍本姓耿也蜀志簡雍傳注或曰

謂耿為簡遂盛允本姓奭也水經獲水注云虞縣故城

隨音變之盛允本姓奭也東有漢司徒盛允墓碑允

字伯世梁國虞人也其先奭氏至莽何羅之本姓馬也

漢書武帝紀後元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

通謀反孟康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

德馬后惡其先人有反易李延壽之別姓繁也漢書百

姓莽師古曰莽音莫戶反李延壽之本為慶也晉書賀循傳

昭三年七月戊辰衛尉李賀之本為慶也會稽山陰人

延壽為御史大夫一姓繁賀之本為慶也宋史賀鑄自言

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安帝時

為侍中避安帝父王璚諱改為賀氏宋史賀鑄自言

出王子慶忌然慶忌乃名不得為氏日知錄辨孟之或

之是矣案史記刺客傳荆卿衛人謂慶卿也孟之或

為芒也日知錄二十三卷古時孟姓亦或與芒通史記

秦本紀擊芒卯華陽索隱引譙周云孟卯也准

南子孟卯註引戰刀之通為貂也又云刀氏復古牒云

國策曰芒卯也刀之後胡三省曰豎刀安得有後漢書貨殖傳有刀閒

案古書刀與貂通齊襄王時有貂勃案晉韓傳嘲刀

彝謂短尾者為刀刀即貂也是刀奚之變為嵇也水經

貂古字通故豎刀亦或為豎貂

東過鍾離縣北注云苞水東逕稽山北嵇氏故居嵇本

姓奚會稽人也先人自會稽遷於譙之鍾縣改為嵇氏

取稽字之上以為姓蓋志本也嵇氏至於倉頡之後為

譜曰譙有嵇山家於其側遂以為氏

侯氏又為士氏也水經汾水西過長脩縣南注云故漢

之後踰殷歷周各以氏分或著楚周公之後為公孫氏

魏或顯齊秦晉卿士薦斯其胄也

又為姬氏也日知錄二十三卷漢書恩澤侯表褒魯節

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子相如嗣更姓公孫氏軒輅公紀

後公孫倣表相如為子襄節後更為姬氏案周公之後又別

封爲東周王之後爲子南氏又爲姬氏也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得

野氏孛子嘉封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臣瓚曰汲冢古文謂

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固子南勁紀年

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爲侯秦并六國衛最

後亡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初元五年爲周

承休侯元始四年爲鄭公建武十三年封于觀爲衛公

日知錄曰據此嘉本氏子南武帝卽以其氏命之爲爵

而漢書恩澤侯表竟作姬嘉則沒其氏而書其盛姬之

姓矣與褒魯之封公孫氏更爲姬氏者正同

後爲痛也盛姬早卒穆王哀痛不已遂改其族謂之痛

氏案急就篇有司馬之後爲程也史記太史公自敘

痛無忌蓋其後司馬之後爲程也云重黎氏世序天

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

字也其後爲司馬氏宋邵伯溫問見錄司馬溫公一

日過康節先生謁曰程秀才既見則溫公也問其故公

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甫案攷其世次乃是先爲司馬

氏後為程氏其後又為司馬氏也晉書宣帝紀云其先
重黎為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
為司馬其後程伯休甫周宣王時以世官克平徐方錫
以官族因而為氏此說世次頗詳明又據左傳晉有程
滑程鄭杜注以鄭為荀氏楚晨之後為翠也
宗未審何據又有程嬰
翠氏楚晨之後也避入關周景之孫為陽也
三遷懷土逃匿改姓為翠周景之孫為陽也
氏譜敘言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春秋之末
爰宅無終因陽樊而易氏焉愛人博施天祚王田棗
祇之先為棘也引文士傳曰祇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為
棗孫據字道彥唐彥謙之後為陶也
晉冀州刺史唐彥謙之後為陶也
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為壻亦可怪
十亦云穀避晉祖名改姓陶後歷事累朝不復還本姓
士大夫若此之類自非奠世系之書
禮周訂氏族之略
譏之

通志何繇而免瀆姓之嫌肉譜之譏哉若夫王氏之宗遂

分兩派日知錄二十三卷唐書表王氏則云周靈王太

著三房一曰瑯邪二曰太原皆出靈王太子晉三曰京

兆出魏信陵君凡王皆姬姓矣乃王莽自云舜後漢書

傳引濟北齊三王世稱王至安王建國齊人秦所滅項羽起封

道碑文云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為姬姓春曹姓

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此語卻有斟酌曹姓

之祖妄引三家又云魏蔣濟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

出於黃帝云云而魏武作家傳目云曹叔振鐸之後則

又姬姓以國為氏者矣及至景初中明帝從高堂隆議

謂魏為舜後則又不知其何所據夫以一代以至唐杜

之君而三易其祖豈不可笑况於士大夫乎

異水而同源又云異姓稱族自漢以來未有此事杜子

美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詩云與君陶唐後

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則杜與唐為兄
弟矣重送劉十弟判官詩云分源豕韋派別浦鴈賓秋
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韓何分枝而合幹又云韓文公
優則杜與劉為兄弟矣
何於韓同姓為近容齋三筆引孫愐唐韻曰韓滅子孫
分散江淮間因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史記趙
與秦同祖淮南子亦稱元吳徵送何友道游萍鄉敘云
袁柳撫何二族各以儒官著而其初實一姬姓文之昭
由魯之展而為柳武之穆由晉
之韓而為何氏不同而姓同
方之狄青通譜於梁公

狄仁
崇韜拜墓於汾陽郭子儀抑有甚焉曾參殺人戰國策

困學紀聞十四卷唐亦有蔡京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
議友此姦臣名氏之同者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此忠
臣名氏之同者若兩會參兩毛遂則賢否分矣毛
西京雜記員半千詩用之問若璩案名氏之同則奇
者莫過王莽朱買臣之後有朱則

我為亂史記仲尼又謂之何邪
宰